

精典文库 058 KLASSICS

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GEORGES PEREC

W或童年回忆

〔法〕乔治·佩雷克 著

樊艳梅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W或童年回忆

〔法〕乔治·佩雷克 著

樊艳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W或童年回忆 / (法) 佩雷克著 ; 樊艳梅译.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9
(精典文库 / 周宪主编)

ISBN 978-7-305-14046-4

I. ①W… II. ①佩… ②樊… III. ①自传体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3784 号

W ouls souvenirs d'enfance
by Georges Perec

© 1974 Editions Denoel, Par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8-311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精典文库

书 名 W或童年回忆

著 者 [法] 乔治·佩雷克

译 者 樊艳梅

责任编辑 唐洋洋 芮逸敏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6.5 字数 134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046-4

定 价 2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 E^①

① E 的含义具有多重性。E 可以指某个人名的首字母，文本中姑妈艾斯黛 (Esther) 或者表姐艾拉 (Ela) 的名字都是以 E 开头的。另，佩雷克在 1969 年出版小说《消失》(*La Disparition*)，在这部长达三百多页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包含 E 这个字母。《W 或童年回忆》于 1975 年出版，这里的 E 亦可理解为《消失》中消失的那个字母 E。而字母 E 在法语中与单词 eux(他们)发音相同，因此“献给 E”亦可理解为“献给他们”，结合文本语境，“他们”指消失的人，死去的人。(译文中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第一部分

“这诡异的薄雾，黑影憧憧，
我要如何才能驱散？”
——雷蒙·格诺^①

^① 出自雷蒙·格诺自传体诗歌《橡树与狗》(*Chêne et chien*)。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 1903—1975)，法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法国战后文学团体“乌利波”(Oulipo)，即“潜在文学工场”(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发起人之一。佩雷克亦是这个团体的一员。

I

在开始叙述我在 W 的旅行之前我犹豫了很久。现在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必要性推动着我，我确信我亲眼目睹的那些事应该揭示出来，应该重见天日。我没有否认我内心的不安——我是说一些不明所以的借口——它似乎不愿意将那些事公之于众。很久以来我想将我的所见作为秘密保存起来；对于别人托付给我的这项任务，我不方便透露一星半点，首先，可能是因为这项任务并未完成——但又有谁能出色地完成呢？——其次，因为托付我这项任务的人，他，也已经消失了。

很久以来我都犹豫不决。渐渐地，我忘记了那次旅行中隐隐的波折。然而我的梦中却充斥着那些幽灵般的城市，充斥着那些血淋淋的比赛——我仿佛还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呼喊声，还有那些在风中展开的、被海风撕咬着的三角旗。迷茫、恐惧与沉迷交织在这无穷无尽的回忆里。

一直以来我都在寻找我过往的足迹，我翻阅地图、指南、无数的档案。一无所获。有时我觉得似乎是做了一场梦，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噩梦。

……年前，在威尼斯朱代卡岛^①的一家小饭店，我看到一名男子走进来，我似乎认出他了。我匆忙走向前去，但结果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声对不起。怎么可能还有幸存者呢。我双眼之所见已然是事实：枯藤野蔓钻进了壁缝，荒木丛林吞没了房屋；黄沙灰土覆盖了体育场，一群群鸬鹚猛扑过来，然后是静寂，瞬间，冷冰冰的静寂。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我做什么，我是唯一的保管者，唯一存活的记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遗迹。正是这一点，胜过了其他任何考虑，使我下定决心动笔。

有心的读者可能会明白，从之前这些看来，根据我准备要做的证词，我是一个见证者，而不是什么参与者。我不是我故事的主人公。确切来说我也不是什么抒情诗人。即使我所见到的事打乱了我的生命轨迹——当时生命尚未有什么意义，即使这些事至今还沉重地压迫着我，以它们全部的重量影响着我的行为举止，影响着我看事物的方式，我依旧想，在讲述这些事时，用人种学家冷淡、平静的口气：我曾去过那个被吞噬的世界，以下就是我在那里的所

^① 朱代卡岛 (La Giudecca)，威尼斯南部的岛屿，曾经被称作“鱼骨”岛，朱代卡的名称可能是拉丁文“犹太”(Judaean)的一种变体。

见。这不是因为阿夏伯熊熊的怒火攫住了我，而是以实玛利白色的梦、巴赫特勒比^①的耐心占据了我。曾经有无数次，我恳求他们成为我的荫庇者，现在，我再一次恳求他们。

但是，为了遵从某个普遍的准则，当然，我对它并无异议，接下来，我将尽可能简单地，说说我生活的一些情况，更准确地说，我要谈谈是什么决定了我要去旅行。

我出生于19……年6月25日，接近四时，在R地，那是一个只有三户居民的小村庄，离A地不远。我的父亲有一个小小的农庄。在我快六岁时，他因为受伤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他只留下一些债务，我所有的遗产不过是一丁点钱，一些衬衣，三四个碗。有一户邻居提出要收养我；我就在他们家长大成，半是儿子，半是农场的伙计。

十六岁时我离开R地，去了城里；一段时间内我干了好几种活，然而，都没找到让我称心的，最后我去当了兵。我习惯于服从，拥有不同常人的耐力，本该可以当个好兵，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永远都没办法真正融入军队生活。在法国待了一年后，在T地的训练中心，我被派去参加军事行动；我在那儿待了十五个月多。在V

^① 阿夏伯(Achab)，以实玛利(Ishmaël)，两者皆为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小说《白鲸》(又名《莫比·迪克》)中的人物。巴赫特勒比(Bartleby)，麦尔维尔小说《书记员巴赫特勒比》中的主人公。

地一次请假外出中我逃走了。在一个拒服兵役者组织的保护下，我终于抵达了德国，在那儿，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工作。最后我终于在 H 地安定下来，就在卢森堡边界附近。我在城里最大的汽车修理厂找到了一份加油工的工作。我住在一家很小的家庭式包食宿的旅馆，大多数晚上我都在一家啤酒店消磨时间，看看电视，或者有时和一两个同事玩玩跳棋。

.....

个一.....
.....
.....
.....
.....
.....
.....

.....
.....
.....
.....
.....
.....
.....

.....
.....
.....

我确信无疑地如此肯定，几乎是带着一种挑畔的意味。没人就这个问题问过我。它也没被写进我的计划里。我无须回答这个问题：另一段历史，那段大历史，举着它巨大而沉重的旗帜，在历史的长河中，像一艘巨轮，正驶向远方。

II

我没有童年回忆。大约到我十二岁时，我的经历写出来也不过几行：四岁时失去了父亲，六岁时失去了母亲；战争时期我是在维拉尔-德-朗斯(Villard-de-Lans)^①不同的包食宿旅馆度过的。1945年，我父亲的姐姐和她丈夫收养了我。

这种经历的空白很长时间内使我安心：它客观上的单调、表面上的不言自明以及天真烂漫保护着我，但是它们保护了我什么？确切来说，如果不是保护我免受我的历史、我经历过的历史、我真正的历史、只属于我自己的历史的困扰，又会是什么呢？可以想象，这段经历既不单调，也不客观，表面看上去也不那么确定，也不是真的那么天真烂漫。

“我没有童年回忆”：我确信无疑地如此肯定，几乎是带着一种挑畔的意味。没人就这个问题问过我。它也没被写进我的计划里。我无须回答这个问题：另一段历史，那段大历史，举着它巨大而沉重的旗帜，在历史的长河中，像一艘巨轮，正驶向远方。

①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一个市镇。

的斧头，已经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集中营。

十三岁时，我编造、讲述并且描绘了一个故事。之后，我就将它忘记了。七年前，有一天晚上，在威尼斯，我突然想起这个故事题目是“W”，而且，即使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并不是我的童年故事，至少也是我童年故事的一部分。

除了这个忽而想起的题目，实际上我对 W 没有任何回忆。我所知道的关于它的事写出来还不到两行：某个痴迷体育的社会中的生活，位于火地的一个小岛上。

又一次，写作的陷阱一个个暴露在面前。又一次，我就像一个玩捉迷藏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最想得到什么：是一直躲藏着，还是被别人找到。

后来我找到了我快十三岁时画的几幅画。因为它们，我又重新创造了 W 的故事，将它写下来，并在 1969 年 9 月至 1970 年 8 月间的《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上慢慢以连载形式发表出来。

如今，四年过去了，我着手要给这个漫长的回忆加上一个结局——其实我是想说勾勒一些界限，而不是说取个名字。W 与我奥林匹克幻想之间的相似并不多于这个奥林匹克幻想与我童年之间的相似。但是正是在它们编织的网里，正如在我所进行的阅读里，我知道刻画着、描绘着我所走过的路，我历史的前行与我前行的历史。

III

我在 H 地待了三年，直到 19……年 7 月 26 日的早晨，我的女房东给我送来一封信。信是前一天从 K 城寄出的，K 城离 H 大约 50 公里，是个不怎么重要的城市。我打开信；信是用法语写的。纸张的质量相当不错，笺头上印着这样一个名字：

奥托·阿普费勒斯塔^①，MD

下方印着一个奇怪的纹章，很清晰，但是因为对纹章学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甚至无法简单地辨认出那是什么；纹章图案由五个符

^① 奥托·阿普费勒斯塔(Otto Apfelstahl), Apfel 德语中意指“苹果”，Stahl 德语中意指“铁”，这是一个德语名，根据佩雷克的创作笔记，这个谜一般的名字是根据他姑父的名字布耶南菲德(Bienenfeld)的结构创造的。佩雷克在“二战”中失去了自己的双亲，战后，由姑妈艾斯黛·布耶南菲德(Esther Bienenfeld)一家收养。这两个词同时还让人联想到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est Jünger)的两部小说《钢铁风暴》(In Stahlgewittern)与《玻璃蜜蜂》(Gläserne Bienen)。不管如何，这个名字都以某种方式指向德国，从而隐晦地与“二战”、集中营联结起来。

号构成,其实我最终辨认出其中的两个:正中心是一座锥碟形的塔,与整个纹章一般高,右下角是一本打开的书,翻至空白页;其余三个,虽然我想尽办法试图弄清它们是什么,到底还是一团迷糊;其实也不是什么抽象的符号,譬如说什么人字形条纹、斜条纹、菱形图案,而是一些相互重叠的符号,某个既清晰又模糊的图案,虽可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理解,但任何一个答案都是不完整的:严格说来,其中的一个可以看作一条盘旋的蛇,它的鳞片应该是一些月桂树枝,另一个是一只手,同时又像树根;剩下那个像鸟巢,又像个火堆,或者是一个荆棘编织成的花环,一丛茂密的灌木,一颗被刺破的心。

信上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只说了这些:

“先生:

如果您愿意就关系到您的一件事与我们进行一次谈话,我们将不胜感激。

这周的星期五,7月27日,贝荷果夫旅馆,纽伦堡^①街18号,我们将于18时开始在酒吧恭候您的到来。

在此我们提前向您表示我们的谢意,很抱歉我们暂时无

^① 贝荷果夫(Berghof),纽伦堡(Nurmburgstrasse),这两个名词都具有某种隐晦的含义。希特勒当权时一处居所的名字即为“贝荷果夫”,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部的贝希特斯加登。而弗洛伊德生前的一个住址就是纽伦堡街18号。佩雷克先后接受过三次心理分析治疗,第一次是在1949年,即佩雷克十三岁时,关于“W”的故事即成形于这一时期(见第二章);第二次是1956—1957年;第三次是1971—1975年,关于“童年回忆”的部分即完成于这一时期。

法为您提供更多的解释,但是,先生,请您相信我们真诚的
心意。”

紧接着是一个几乎无法辨认的签名,笺头上的那个名字使我
确定这和之前的那个一样,即“奥托·阿普费勒斯塔”。

很容易就能明白,这封信一开始让我感到十分害怕。冒出的
第一个想法就是逃走:我已经被认出来了,这很可能是敲诈,没别
的。后来我总算克服了自己的担心:虽然这封信是用法语写的,但
并不能说它就是写给我的,曾经的那个我,那个逃跑的士兵;我现
在的身份是一个说法语的瑞士人,我属于法语区的身份不会让任
何人吃惊。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也不知道我以前的名字,除非
是各种情况恰巧碰在一起,那不太可能,也无法解释,除非是某个
人在我曾经的生活中见到过我,他才能又找到我、认出我。H地
只是一个小镇,远离主干道,游客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白天我都是
在加油管道中度过的,或者是躺在发动机上。而且,就算因为一个
蹊跷的偶然,有人发现了我的踪迹,他又会向我询问什么呢?我没
有钱,我也不可能有钱。我参加的战争五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我是
被赦免的,再也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

尽可能平静地,我试图弄清楚这封信隐含的所有可能性。它是
不是源于一场漫长、耐心的追寻呢,源于一项渐渐将我包围的调查?
他写信给某个人,而我正用着那个人的名字?或者我和那个人是同
名同姓?或者某个公证人打算把我当成一笔巨额财富的继承人?

我把信读了又读，每次我都试图从中找到一些新的线索，但是我找到的只是让自己更加好奇的理由。这个写信给我的“我们”，是不是一种书信的习惯用语呢？就像所有商业信函中的习惯一样，署名者总是以雇用他的公司之名发表言论。或许我是和两个甚至好几个写信者打交道？那么信笺上方紧跟在奥托·阿普费勒斯塔后面的“MD”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从汽修厂的秘书处借来一本工具字典，通常而言，就像我在字典里证实的那样，MD只可能是美国英语“Medical Doctor”^①的缩写形式，但是这个缩写词虽然在美国很流行，并没有理由出现在一个德国人的信笺开头，他是医生吗，或者我必须假设，这个奥托·阿普费勒斯塔，虽然他是在K城给我寄的信，但并不是德国人，而是美国人；这种事本身并不会让我有多意外：很多德国人都移民去了美国，很多美国医生原籍为德国或者奥地利；但一名美国医生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他来到K城又想做什么？能否想象有一名医生，不论他是哪国人，在信纸上透露了他的职业信息，但把本应该从一位医生那里获取的信息——他的住址或者办公室的地址，电话号码，医诊时间，医院职位，等等——用一个过时又晦涩难懂的纹章代替了？

一整天我都在思量怎么做才妥当。我应该去赴约吗？还是应该立刻离开，到别处去，去澳大利亚或者阿根廷，重新开始另一段隐姓埋名的生活，重新编造关于一段新历史、一个新身份的苍白借

^① 医学博士。

口？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的焦虑却渐渐被不耐烦、好奇所代替；我兴奋地觉得这次相见将改变我的人生。

晚上我在市立图书馆待了一会儿，翻着各种字典、百科全书、年鉴，希望能从中找到关于奥托·阿普费勒斯塔的一些信息，其他关于“MD”这个缩写词可能的解释，以及关于这个纹章的含义。但我并无所获。

第二天早上，因为一个固执的预感，我在旅行袋里胡乱塞了些衬衣，还有也只有在当时那种落魄时刻才能被我称作“我的宝物”的一些东西：收音机，一块银质的挂表——很可能是从我太爷爷那儿留传下来的，一个在V地买的螺钿质的小塑像，一枚奇特稀有的贝壳——是我战争时期的养母某一天寄给我的。我是想离开吗？我想并不是：只是为一切可能性做好准备。我对女房东说我可能要出去几天，付了该付的钱。我又去找了我的老板；我告诉他我母亲去世了，我必须回到拜恩的D城安葬她。他仁慈地准了我一个星期的假，并在这个月快结束时提前几天付了薪水。

我去了火车站，将旅行袋放在自动行李寄存处。然后去了二等车厢的候车厅，等待晚上六点的火车，而四周几乎都是即将出发去汉堡的葡萄牙工人。